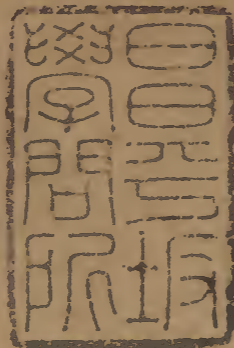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亦九之四十



戶曹

十九

庫文閣内		
五	三	漢
五	〇	
函	二	
一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三	漢
〇	〇	
七	〇	
冊	〇	書
三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 19 )	
函號	367	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一

澆草文庫

實用編

六曹類

戶曹

太祖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

隄防類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

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

患旱暵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

所營田積穀獨充仞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

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曹

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惟  
不如令者罰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  
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  
時宜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  
獲多寡立爲勸懲吳元年冬祀園丘世子從上命  
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所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  
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祇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  
不離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粗衣糲飯其以供  
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  
有節使不至于饑寒也比登大寶洪武元年即詔遺

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以實聞毋  
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后稷  
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  
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歲五月  
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  
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耘心惻然  
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  
辛若是爲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被  
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  
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屨徒步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于地。皇太子捧楹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募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靈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溺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空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窠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

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著大誥言古田井於官驗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隣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自出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  
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  
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郎中劉九皋  
言古狹鄉民遷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  
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  
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  
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  
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  
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  
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

田之民往耕淮河池南滁和等處閑田仍爲蠲賦給  
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  
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爲侵擾也武  
定侯郭英請築營王瑩所享堂周垣。上曰使民以  
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  
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  
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  
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爲壟每百戶初年課二  
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違  
者謫戍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

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脩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蓄畜備旱熯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循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錢鏹。每月旦召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行。至今讀嘉瓜一贊。雖千萬世。俾忘勸農之句。而情

見乎詞矣。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即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恢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焉。文皇帝入纘。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送至萬頭。每頭酌以絹一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嘗謂戶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蚤遣人督勸毋忽。首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令寧夏各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

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保持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種耕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番夷入貢方物請用民力接運上曰爲軍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憂形于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詔中

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僞僧者并其父兄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胝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殉文皇帝三犁虜庭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具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啟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慎用民力而時可令農隙修築嘗赴召過鄒縣道逢饑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勤念否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饒

且歿尚及徵租耶。速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擅發  
 吾見 上自奏也。及 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  
 有司即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  
 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  
 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工給事中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  
 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 上嘗促詔賑  
 淮徐山東饑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  
 如此伏覲 實錄所載云 上嗣位每曰爲人君止  
 於仁故弘施濡澤詢民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爲務在

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 廟號曰仁允矣哉 章皇  
 帝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 上覽  
 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  
 所貴有實心耳誠體 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  
 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  
 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  
 咸趨稼不待勸率斯蓋識禮之意矣已因春雨頻降  
 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  
 之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桑棗今砍伐殆盡有  
 司不督民更栽致民無所資 上曰古宅不毛者罰



里布 祖宗養民意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巡視嘗謁 陵道中憫秉來者為賜鈔因御製耕夫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擇賢守令因出 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雨則有詩織婦則有詩幽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便殿資儆勵又令北直隸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益嘗反覆 章皇帝愛養懿政而深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 英廟冲齡嗣

位臨以 太皇太后猶襲餘麻無忘民瘼楊士奇等上言 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即用以殿最 有司得 旨令亟行之景泰間商學士輅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京勛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叅等官占為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由成迄弘蓄積寢寡而盜寢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括 緩金羅粟及勸借里戶以防旱澇已又招民輸粟補

八綱類纂 卷三十一  
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倣宋李公田租課典以中官所侵奪隣近民家業甚橫賴 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斂手不敢肆云當弘治初 上允戶尚書請令禮部籍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令終畝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 疏治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 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蠹耗之後 御宇二十年以前軫念民尤切允給事中底

蘊言改皇莊爲官田禁諸勳戚家不許朦朧陳乞又下 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衙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坍塌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宜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廉節官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蠶壇於某郊十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 召翟學士鸞等偕往西苑視收穫 帝御郊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爲真我 聖祖常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

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建  
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於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  
歛。倉曰恒裕。刻 興獻考。睿製農家忙律于殿壁。  
御爲文記之。意念遠矣。十八年。還自 顯陵途中。爲  
賦麥浪詩。十九年。禱雨宮中有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  
爲賦詩。志喜。萬曆初。允輔臣議。清丈均天下田。旨  
下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困。非盡地利。求增稅也。  
恩意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丈量法者。撫按官  
督課嚴核。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  
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筭。而賦均異時。虛糧

貽累之弊。盡汰。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  
具躬禱南郊儀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  
行。大象災旱。朕爲黎庶所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駕。  
擇四月十七日。昧爽步詣 郊壇祭禱如儀。上於幄  
次諭輔臣等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  
司多貪暴。爲民害于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  
宮。浹旬乃大雨。是舉也。我 皇上齋心露禱。布袍蔬  
食親 郊籲。帝自宮殿至壇壝。往返幾二十里。畧  
無倦色。而陛降灌獻。彷彿 上帝進臨其前。且停內操。  
減織造。蠲租稅。叙直言。清刑獄。召見大臣。責成守。

令敬天勤民真切懇至蓋宛然。高皇帝憂旱芳規  
矣。已因中州大饑特出內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  
賑而慈聖宮中宮各爲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  
外莫不歌舞。皇仁乃傾者征繕日煩繭絲遍天下  
西苑鞠爲茂草省耕省斂亭更爲臺榭恒裕倉廢而  
東裕庫獨盈老成之公狐蹇諤之庶尹見謂前代叔  
季景象備見于今然憂亂而久未亂者徒以太祖  
之樹德旣深流光甚遠。皇上初政在人心未忘而  
今農狹於野旅傷於途未病而本未搖是以揭竿之  
風旋煽旋撲顧未足恃也。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

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  
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謂宜用浙  
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定其等爲之強畦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  
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  
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  
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  
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  
亦率有歸議中格後竟以海運不繼亟爲海口萬戶  
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本朝海運旣廢軍

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  
 倉庾無二十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三輔顧多  
 曠土海墾率成沮洳在在可耕可鑿嘉靖中給事中  
 秦鰲詹事霍韜皆扼腕言之邇年御史徐貞明念西  
 北水利事累糧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  
 可行以為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  
 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  
 水與田平一引即至具可蔬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  
 庄平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之唐會庄順慶  
 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

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  
 有別山鋪反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濱疏渠皆因  
 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  
 鐵廠湧珠河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  
 夾河皆可田遷安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  
 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入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  
 河與灤河接夾河皆可田盧龍燕河營湧泉成河及  
 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西臺頭營河流  
 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刺  
 榆陀史家河大王庄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

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河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

慶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因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沮浮議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何數衝淤議及東省水利以為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水  
漚不修之故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謂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旧常苦旱卑者旧常苦澇昔人既於下流之地疏其塘浦導諸湖之水由非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漭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諸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菱

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滯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潘鳳梧言嘉湖水利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闊人憚於增外僅爲修內故水益濶易衝而湖州多淹崇桐之土高其港常窄人憚于

開外日為填出故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乾此其言  
 蓋與光洵互相發云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  
 顧以全河建瓴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  
 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為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  
 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鉗盧陂昔人  
 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與堰六百  
 里置二閘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至於今皆沒沒也  
 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  
 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用李冰為蜀守壅江  
 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

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  
 渠建閘在在腴壤河至如今之鹵莽而獲廣南沿海  
 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人稠乃  
 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  
 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饒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  
 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  
 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善  
 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數徙民就業寬鄉移  
 人通財以繕蒸黎猶彷彿乎井授遺意而嗣後未有  
 踵行之者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之



原額今且不管損十之五即雖參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於催科曾未聞有以撫流移闢草萊上功幕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浚溝洫導利於非常之原乎昔有爲行經界寓地網之議者以爲狄騎利在平曠易爲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爲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堙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

存畝澮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爲豪家猾吏所排沮先臣吳世忠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豪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勺水可資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廷重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

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詢訟之爲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重農考

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楊木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註云：刊剝謂斫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

載柞其耕澤。蓋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籠細淺則負盡草根，深則不至塞塹，籠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惟得中則可。今漢沔淮潁土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麻等種，有痛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薙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平揀淨，別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蕪，所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閑既久，地力有餘，苗稼鬯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

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十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石稷之裔叔孫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犂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為犂，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犂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犂稍稍一而已。然則犂之為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場，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畧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轍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耜。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花落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上，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而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獲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為甚。糞結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為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

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  
 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  
 非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好  
 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言力不及而貪  
 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敝莊子曰音子為禾耕而鹵  
 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  
 而報予此言苟簡之害也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  
 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益磨之功今人呼耙曰  
 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撥去芟平  
 土壤也桓寬塩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

無美苗耙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難矣  
 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擺六今人只知犁深為功  
 不知擺熟為全功擺功不到土麓不實下種後雖見  
 苗生根在麓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  
 死諸病耙功到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  
 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  
 背勞蓋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又曰耕欲廉勞欲  
 再燥秋田濕濕速勞恐致地硬凡已耕耙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  
 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  
 冬之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耙勞

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  
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壟每一遇雨白背時蓋以鐵齒  
鍤鍤縱橫耙而勞之耙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草  
草塞齒則傷苗如此令地熟軟易鋤省力此用於種  
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畢則耙耙畢即抄故不用勞  
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耗之欲其土細再犁再耙後用  
勞乃無遺功也北方又有所謂撻者與勞相類齊民  
要術云春種欲深宜曳重撻春風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雖  
生夏氣熱而速曳撻遇雨必致堅塔春澤多者或亦  
不須撻必欲撻者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也又用

曳打場圃極爲平實今人凡下種耨種後惟用碓車  
碾之然執耨種者亦須腰繫輕撻曳之使壟土覆種  
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撻之打令土  
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於耙勞之末然南人未嘗  
識此蓋南非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撻之功至於北方  
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耙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  
不知用耙亦有不知用撻者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  
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  
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  
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

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  
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菴稻生於柳或  
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  
荆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  
勢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  
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  
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大抵耕治  
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瀦水勿致走  
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芸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  
排漉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荆楊厥土塗泥

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爲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  
以用力以趾塌撥泥上草蕨擁之苗根之下則泥沃  
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盪以代手  
足工過數倍慕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今小鋤  
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  
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繼此失耨之道也鋤後復有耨拔之法以繼成  
其鋤之功也夫狼莠萸稗雜其稼出蓋鋤後莖葉漸  
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爲鋤  
社以十家爲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  
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趣功

奇方收稻  
知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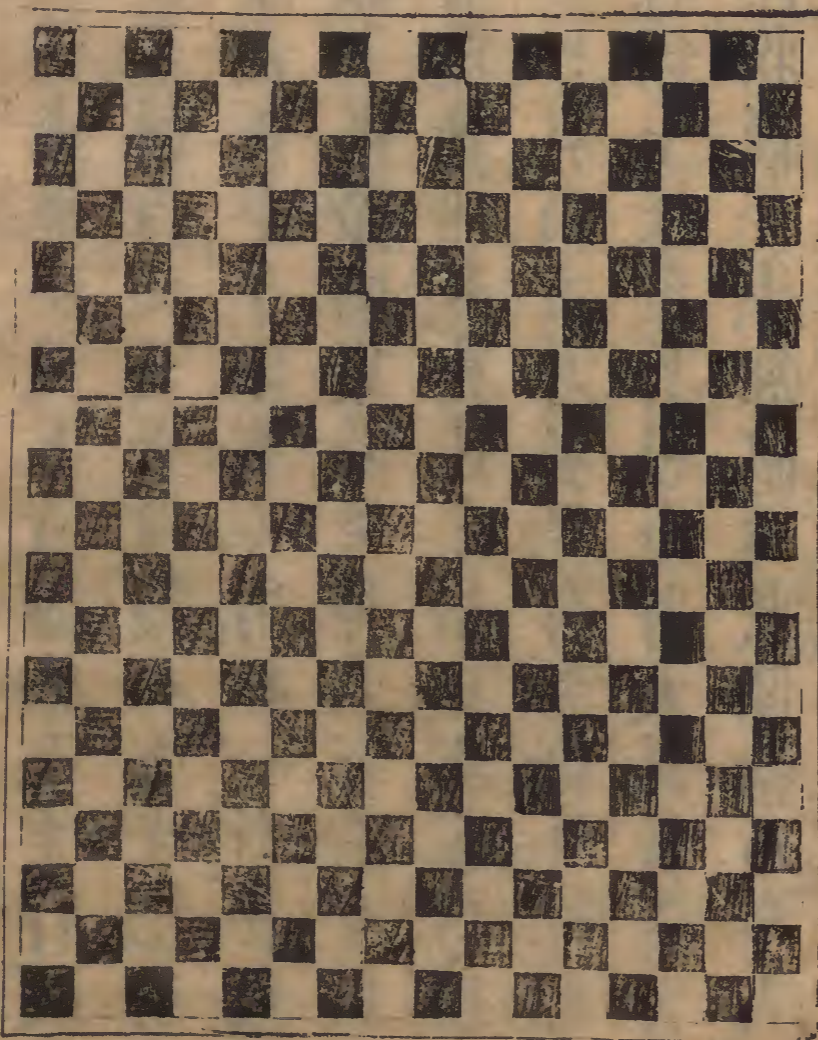
二

八編頁集  
卷三十一

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  
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孟酒遍相犒勞名爲鋤社甚  
可效也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災傷遷延過時  
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肝鈔用麥綽鈔麥覆  
於腰後籠內籠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  
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

種植

# 區田圖



八編頁集

卷三十一

三

按舊說區地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  
 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  
 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  
 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  
 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  
 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  
 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煩旱則澆  
 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  
 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陸拾石此即湯旱法今人學種可  
 減半計又參考汜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濕看七年之

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雖山陵傾阪  
 及田丘城上皆可為之其區當於間時旋旋掘下正  
 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  
 小豆八月種一麥豌豆節次為之不可貪多夫豐儉  
 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  
 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饉此已試  
 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為禦旱濟時如山  
 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執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  
 為上其種不必牛犁但整鑿墾斷又便貧難



圍田



圍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藪澤或  
 瀕水不時滄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  
 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為稼地後值諸  
 將屯戍因領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官民異屬  
 復有圩田謂疊為圩岸扞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  
 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贍及隣  
 郡

架田



架田架猶茂也亦名葑田

葑菘根也

以木縛為田坵浮繫

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

高下浮泛自不滄浸周禮

草所生種之芒種

是也芒種有一義鄭玄謂

種若今黃穆穀是

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

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穆穀種之於湖田然則

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穆穀自初

種以至收刈不過六十七日亦以避水溢之患竊謂

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

置田之活法水鄉無地者安效之

梯田



梯田謂梯山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間，裁作重磴，即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殖之際，人則偃僕，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躡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名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稗，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雨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至此，未免艱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塗田



塗田書云淮海惟揚田厥土惟塗泥夫抵水種皆須  
塗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淹沙泥  
積於島嶼或墊弱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  
叢生候有潮來漸惹塗泥初種水稻斥鹵既盡可為  
稼田所謂瀉斥鹵今生稻糧盈邊海岸築壁或樹立  
椿樞以抵潮汎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溉謂之  
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為永業又  
塗田淤田各因潮漲而成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夫  
收債之利則無異也

沙田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洲  
四圍蘆葦駢密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普  
為墜埂可種稻秫間為聚落可執桑麻或中貫湖溝  
旱則平漑或傍繞大港澇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憂  
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  
數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梁俊彥請  
稅沙田以助軍餉既施行矣時相葉顥奏曰沙田者  
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  
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為常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

况沙田平其事遂寢時論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  
 江淮為舊用兵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于沙田  
 聽民耕墾自便今為樂土云



授時圖



授時圖示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典  
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  
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  
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  
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殷而南  
訛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  
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  
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天文器後世言天之  
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

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  
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  
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  
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篇云萬物  
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  
以正月爲始春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  
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  
作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  
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疏于每月之

下務農

今特惟折西吳興郡得此法最詳

王盤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樞魯桑少樞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厥篚檿絲注曰檿山桑此荆之美而尤者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樞之

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鷄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強堅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寔者晒令水脉纔乾種乃易生凡桑果以接搏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螟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宜用宿條向陽者庶氣壯而茂嫩條陰翳而難成根枝各從其類然荆桑亦可接魯桑接工必有用其細齒截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凝穩又必趁時以春分前後十月為宜或取其條視青為期然必待時暄可接蓋欲藉陽和之一經接搏二氣交通以惡為美以彼易此其利



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先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莖

小刀際其深淺却以所接條約五寸長一頭削作小篋

之測其深淺却以所接條約五寸長一頭削作小篋

子先禽口中假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罅中皮肉相

對插之訖用樹皮封緊寬緊得所用牛糞和泥斟酌

封裹之勿令透風外仍二曰根接。鋸截斷元樹身去

上留二眼以泄其氣。三曰皮接。用小利刃刀

條削篋插之以如身接法就。四曰枝接。如皮接之法

以土培封之以棘圍護之。五曰壓接。小樹為

八字斜剉之以小竹戩測其深淺以所接之枝條皮

肉相向插之封護如前法候接枝發茂以漸去其元

樹枝莖使。六曰搭接。將已

其枝茂。四曰枝接。如皮接之法。五曰壓接。小樹為

元樹橫枝上截了留一尺許于所取接條樹上眼外

方半寸刀尖刻斷皮肉至骨併帶凝揭皮肉一方片

頂帶芽心揭下口禽少時取出印濕痕於橫枝上以

刀尖依痕刻斷元樹壓處大小如之以接按之上下

兩頭以桑皮封緊緊慢得所仍用牛糞和泥斟酌

糞塗護之隨樹大小酌量多少接之。六曰搭接。將已

芽條去地三寸許上削作馬耳將所接。今天種植之

條併削馬耳相接之封緊糞壅如前法。功其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稂莠而為嘉禾。易

砥砭而為美玉。世之所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

去蠹法。桑葉不無蟲蠹宜務去之。其法用鐵線作鉤

用桐油燃。夫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剔其

傷樹勿用。蟲蠹。椰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

所當視做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財理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饑作業劇而財匱白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益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躍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  
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  
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  
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  
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  
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  
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畔逆鄧通大  
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  
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  
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

買不為實

法果為首

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  
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  
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灾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  
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  
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  
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  
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

意在議時  
故極力形  
容非實錄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斤曹

地耗財用之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  
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  
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  
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  
而不贍入物者亦即前法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

錢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南地耗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集之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  
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救縣官而內受  
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于南夷又興  
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費數耗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

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侯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史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稍

驚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年，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

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克剗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  
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弊錢益多而輕物益  
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而奸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  
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纘爲皮幣直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  
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  
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  
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  
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  
進言之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  
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  
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

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老請美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驕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告發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告發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輸助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丞相弘有  
此正論然  
於事情遠  
矣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于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民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  
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子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襦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此時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上以式為奇  
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  
以為式朴忠拜為齊主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于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

筦諸會計事均輸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遣博士褚太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  
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費用事減宣杜周  
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

刑

幣問異，異曰：「令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其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徃徃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蕩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徃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

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克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于是天子爲山東不贍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徃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願奮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  
而耐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  
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  
 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  
 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王郡國各徃徃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  
 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

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

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易足

怪焉

漢司馬遷平準書

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異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

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侷利自市則吏容奸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買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臆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



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  
兼并之徒、奸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  
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  
其求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  
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  
之養、虫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  
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  
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  
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  
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

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  
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  
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  
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  
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  
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  
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未  
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  
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  
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

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藉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羨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二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

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

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鉏耔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

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富豪莫必其族姓聖王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篡弑女工難成而易敝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

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殫家遣女繒紈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奸猶不止也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糶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

於是遂罷議

桓寬罷鹽鐵議

東漢光武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布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召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

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晉司冀、兗、豫、荆、揚州大水，螟傷稼。詔問王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外，餘皆決

瀝，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晉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

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房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

百姓苦而蓄積又少可恨六

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

親所履行。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馬周上疏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璿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璿為識大體者。邪事遂寢。宇文融為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亦待融指搆。然後

續類纂 卷四十一  
處決時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明皇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藉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度支郎中楊釗善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專判度支事蘇冕論曰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洎奸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藉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爲羣盜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

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邇相望。覘報四方物價。

昭謂計臣

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眾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弃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



八編卷之四十一  
每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劉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

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德宗即命去其榜。

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竒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數百里車摧牛斃，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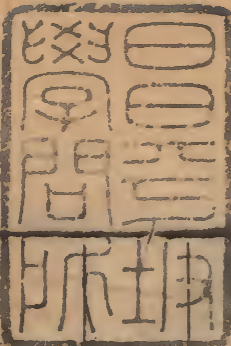
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德宗命復其家，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諛悉輸之，大盈庫然。德宗猶數有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置物，延齡徒置別庫。

新刊... 卷四十一  
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德宗時，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常以救水旱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較





早升月田蘇自景熾外驗四十萬餘未常以蘇木旱  
 一併鹽麩與蘇木之請也商又奏蘇蘇限領對育水  
 蘇宗和以限蘇蘇茶又茶山依要留昔其前升蘇

雲心  
 短意益引  
 細昏時云

